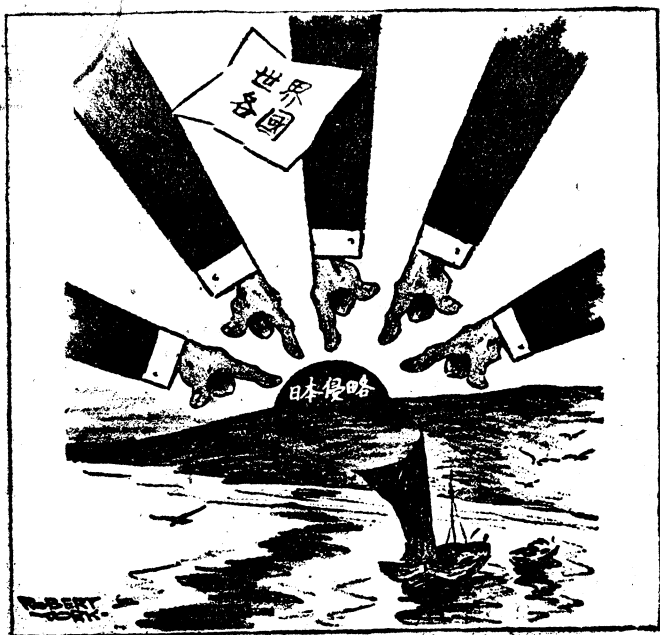


本日的團包被

著 太 藤 丸 石
譯 編 琛 寶 楊



版 出 社 譯 編 物 讀 時 戰

被包圍的今日

楊寶琛編譯

戰時讀物編譯社出版

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目次

被包圍的日本

對日包圍陣的展望

日本爲什麼被包圍

南進論與北進論

對日包圍線上的英美

日本爲什麼在這個時候動手

沒有工業基礎的工業國家

興起了軍部的力量



80709326

一

一

六

一三

二四

二八

二九

三一

華北在狹窄的海的對岸·····	三三
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統一了·····	三五
英蘇較轉積極·····	三五
這是最後的機會·····	三六
蘇聯會不會幫助中國 ·····	三八
蘇聯必定幫助中國·····	三八
日本對於中國的抗戰能力估計錯了·····	四四
制裁日本 ·····	四九
拆穿日本的紙老虎 ·····	六〇
日本帝國主義最野蠻·····	六一

日本是活地獄	六三
所謂日本「精神文明」	六四
打倒日本是容易的	六五
覺悟吧英國和美國	六八
日本的社會革命	六九
所謂日本的法西斯	七一
少壯軍人	七三
共產黨是日本現有社會制度的威脅	七五
日本火藥庫遲早總要爆發的	七八
走上絕路的日本	八〇
中國抗戰的前途	九七

被包圍的日本

一、對日包圍陣的展望

【日本被包圍】日本現在已爲敵國包圍了。日本的周圍無論、東、南、西、北，都敷設着鐵絲網，這正是一九三七年日本的國際情形。

從蘇聯邊境到海參崴，有幾千砲臺和二十餘萬紅軍，虎視眈眈地與日偽對峙。蘇聯與外蒙之間，已締結軍事同盟以防備日偽。中國正竭力設施對日戰備，全中國領土，都設置大規模的防禦工事。在太平洋之東，以日本爲目標的美國艦隊，拿撲人的姿勢游弋。在西南方以日本爲目標的新嘉坡軍港，日夜趕築工事，其東邊的澳洲和新西蘭，也畏懼日本的躍進，強固其防備。日本退出倫

敦軍縮會議以來，英美間曾有對日本的某種協商，這已有可信賴的根據，英國曾援助蘇聯的財政，支持在遠東的蘇聯陸軍的強化。英國正與蘇聯締結海軍協定，欲在遠東建設蘇聯的強力海軍。當然，這是爲了牽制日本的海軍力。

上面所述，是包圍日本的包圍陣之第一線。此外，還佈了第二包圍陣，即世界到處都防遏日本商品的猛攻。

四面八方受敵，這就是今日日本的真相。如長此以往，日本不外蹈大戰前德國的覆轍。從某意義上說，從前的日德協定，不過是衝破此包圍陣之一角而打開自己底進路的一種嘗試罷了。

【美國人的對日包圍觀】 正直地描寫此事實的，是美國人楊格。他說：「日本之由和西洋諸國的協調政策，轉換到確立在遠東伏越權的政策，自一九一五年所謂對華廿一條約的要求開始。當時，歐美各國正爲着世界大戰費盡了力

量，所以日本便乘機欲握到中國的支配權。但是，這種要求，特別爲美國的反對，除了關於『滿洲』及內蒙古以外，大部份都撤回了。接着，便策動全『滿洲』及東部西伯利亞的吞併，即列強共同出兵西伯利亞之時，日本亦參加，而其他各國軍隊已撤退以後，尙欲繼續駐兵，惟爲着美國強硬地反對，不得已才撤了兵。其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放出憑大戰而得來的利潤二億美金（即所謂西原借款），在中國造出安福系內閣，經由它而支配了華北之後，其勢力便擴大到上海及漢口，惟爲了國民黨的抬頭和美國及其他西洋各國的反對而失敗了。可是，此等失敗，不特不縮小日本底目標，而且更擴大了。其前進政策，由於「九一八」後併吞了『滿洲』及熱河，便達到了絕頂。」

【日本的陷於孤立及被包圍】 楊格又說：「第一、日本欲打破與歐美各國的協調，而支配中國的決心便喪失了美國底同情。過去六十年間，美國對於日

本給予種種的援助，可是自提出廿一條以來，就對於日本採取反對的態度，而且，這反對態度隨着日本進攻政策愈積極，就愈強烈。第二、日本喪失了英國方面的支持。倫敦政府，爲提防俄國在遠東的侵略，可以支持日本底政策。惟日本底進攻政策，不特威脅它在中國的利益，而且亦使其自治領土感到不安，即抱着日本會佔取澳洲和新西蘭的危懼之念；譬如加拿大，不特限制日本的侵略，並且，認定爲了將來不能不預先保存中國的市場。從這理由出發，便廢除了日英同盟，日本在實際上已陷於國際的孤立了，這孤立直接的結果，日本軍國主義者由於英義之壓迫，便不能不放棄世界大戰後在西伯利亞，『北滿』及山東的既得地位，又不能不承認五——五——三的比率，由於九國條約，遂被迫而行中國獨立及領土完整，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誓約。其後，日本在對華政策中不特政治上不斷蒙失敗，而且受到中國方面通商上的糾葛，陷於狼狽不堪

的境地。世界戰爭中所蓄積的七億美金，三億元用於西伯利亞出兵，兩億元用於華北事件，其餘用在東京震災上，全部都喪失了。加之大戰後日本遭不景氣，過去十二年間超入，達十五億元以上。當然，其中由貿易之外的收入來填補金額，亦達相當數額，惟其不足，決不是很小數的，尤其是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不特惹起中國的抵貨，而且，亦陷日本財政於孤立，日本至今已陷於不能不儘以自國資源去填補龐大赤字財政的苦境。在日本更宜寒心的，乃惹起了戰略上極脅威的結果，即日本的行動，致中國方面的陸軍空軍大擴張，使蘇聯配備最新式的陸軍於遠東，並強化其遠東防備，在海參崴及其他太平洋沿岸諸港配置潛水艦，將能斷絕日本的海上交通。英國從前在遠東方面很貧弱的防備亦已滿足，惟最近已建設新嘉坡大軍港，控制與西方的海上交通，又增大香港防備，可實行在南中國海的通商破壞戰了。最後，就美國來看，也着手建設新艦

隊，并擴大及強化太平洋海軍根據地，增設很強力的飛行隊。上述對日本的不利發展之總和，亦足以威脅世界任何最強國家，何況是日本呢。」

二、日本爲什麼被包圍

A 對外政策的檢討

日本的國策，是不統一的，時令其基礎動搖的第一點，是混信北進論和南進論。如令政府當局者來說，當然會說這問題已解決了的，可是，其解決到什麼程度，乃一個疑問，由此生出種種的意見，搖動了國策的基礎。

【北守南進論】我們在這暫不說日本國策爲什麼不能不是北守南進主義，僅稍爲說到在種種意見之中，只有北守南進主義是合理的，是唯一可實行的國策。這裏所說的北守南進論，乃北方以「滿洲」健全發達和華北方面和平發展爲滿足，而向南方前進。

【滿洲】健全的發達】所謂「滿洲」健全發達是什麼？此乃對內整理其制度，維持治安，鞏固財政經濟的基礎，對外要除去外來的威脅。然而，就與「滿洲」壤諸接國的關係來看，蘇聯從東、北、西北方，有強大的軍備對着「滿洲」，中國則要收復「滿洲」，如有機會，便從西方及西南方進展。並且，無論從西伯利亞方面和中國方面，對「滿洲」及日本本土的空襲，都有可能。更就經濟上來觀察，爲滿足日本的需要，只日「滿」經濟布洛克是不夠的，日「滿」華的經濟布洛克，是絕對必要的。至少，華北方面必須包含在上述布洛克內。就這來考慮，所謂滿洲的健全發達，以現在的「滿洲」，是否可滿足呢，誠是疑問，對這也表現出意見的差異。

【對華政策的論點】圖謀日「滿」華之提攜，是日本國策的一綱目，然而可稱爲中日間瘟症的華北問題，怎樣處理才好呢，這亦是一重大問題。其次，

日本對華政策，是用從來那樣武力主義呢，還是施行武力和親善並行主義呢，這亦有意見的分歧。可是，如果用武力主義，則排日抗日不間斷，中日貿易被阻礙，兩國間的親善，永無實現之希望，這便是提倡武力與親善並行主義的根據。對於國民政府亦有意見的歧異。有一派以爲蔣委員長很偉大，偉大的蔣委員長在抗日旗幟下統一中國，對日本很不利，故日本宜推倒國民政府，以其他的人做對手來代替他；又有一派以爲中國已由蔣氏統一，要妨礙其統一，只是不可能的抵抗故索性以國民政府做對手，積極圖謀中日親善。此兩者互相對立着。

【對英的政策】「滿洲」事變後，英國意外冷淡，對日本在不即不離之間，然而，前年華北事件既起，接着又明瞭日本撕毀華盛頓條約及倫敦條約，英國輿論驟然硬化，對日本的警戒和壓迫，突然強烈起來。加之，又發生華北走私

問題，認爲足使對華債權國的英國收入陷於不安，故更刺戟其神經了。結果，由去年初起，繞着遠東問題的英日對立便露骨起來，英國與蘇中兩國接近，增大蘇聯的軍備，又援助國民政府，拼命防衛在中國的自己利益，而牽制日本。

【對蘇政策的失敗】 誰都知道，隨着龐大的五年計劃之進展，蘇聯在遠東的軍備就不斷增大了，蘇聯的軍備愈強大，日本的外交活動愈困難。蘇聯所舉出的強化遠東軍備的理由，乃日本拒絕了不侵略條約的提案。日本並不說明理由便拒絕不侵略條約案，雖評之爲無策謀，亦一定沒有辯解之辭的。

【國策搖動的弊病】 軍備與外交的不調和，使國策之基礎動搖再轉而成爲二元外交，成爲對內外的國威失墜之基礎。當前的國防危機，財政的不安及經濟生活之危懼等，都基於國策的朦朧和動搖而外交不振的直接結果。國步的困

難更倍加。外交當局，沒有堅持其方針的責任感和勇氣，外交當局以外的人又有蔑視外交之弊風，然而，如果政府首腦者沒有決斷是非的威信，則外交必然是多元的，其結果，不外是停頓，或退步，或破綻。此內部的不安，對外國亦有影響，致視日本為危險的東西，其結果，在日本的周圍，便張設着鐵絲網了。

B 商品戰

【日本貨濫汜】日本之被包圍，還有其他原因。這便是日本商品侵入世界到處的市場中，歐美人都大聲疾呼，起而發動自衛的包圍戰。例如，國際勞工局次長莫萊脫說：「在世界棉業祖家蘭開夏，其紡織工都穿着日本製的木棉內衣。在布勒塞爾，日本造的膠鞋，意外廉價出賣，雖包含了運費，輸入稅及其他費用，其價格亦在本地製造的膠鞋六成以下。甚至在瑞士，亦有日本製造鐘

鍍出賣。爲着日本麥酒的洪水，荷蘭麥酒在其殖民地不暢銷。日本方面，既產
生絲，又產人造絲，復產棉織物。日本製的汽車，以荒唐的廉價，飛走一般出
賣於各地。自來水筆、火柴，凡稱爲工業製品的，都生翼般飛去，世界人士看
到這事實，完全頭暈目眩。」法國及意大利的報紙，也這麼說。

【防止日貨輸入法】 日本貿易的異常發達，使各國驚異，結果，英國首先
發動，傳至各國，遂張設了對日本貨的包圍陣。此包圍陣的第一段，如果檢討
各國爲防遏外國貨輸入所採取的手段，約可歸納爲下列七點：（一）由管理匯兌
來限制輸入。由於限制與外國的匯兌競爭，來防止外國品之輸入，實施此政策
的，是德國、意國、比利時、奧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中國、巴西等。（二）
輸入比率制。爲防遏輸入，便以一定比率去決定諸外國的輸入量，實施此政策
的，是法國、英國、德國、比利時、荷蘭、瑞士、奧大利、西班牙、葡萄牙、

波蘭、英屬印度、荷屬東印度、法屬安南等。(三)輸入許可制。輸入時必預得政府特別許可，實施此政策的國家是比利時、意大利、奧大利、匈牙利、丹麥，土耳其、智利等。(四)匯兌補償稅。是對匯水較低國家的輸入商品施以特別課稅。實施此政策的，是法國、西班牙、法屬安南、加拿大、古巴、埃及、南非聯邦等。(五)求償的關稅法。由於與對手國家貿易差額之如何，設差等的關稅率。實施此政策的是，古巴、海地、瓜地瑪拉、薩爾巴多、都米尼加、洪都拉斯，赤道國等。(六)輸入禁止。以禁止輸入做防遏輸入的手段，是最積極的防遏法。實施此政策的，是西班牙、波蘭、伊朗、阿富汗、赤道國等。(七)貿易國營。實施此政策的現在僅有蘇聯一國。

【防遏日本貨的結果】 以上所述對日本貨的防遏手段，雖已執拗地實施，惟日本商品亦巧妙地衝突此等障壁，大量流出海外市場。此種傾向，至一九三

五及一九三六年便漸漸轉換到可悲觀的方向了。此乃各國的的禦網，差不多佈滿了全世界，新市場的開拓，不得已而停頓，各國防遏手段也很巧妙，其效果，便漸次表現出來。例如，一九三五年日本內地貿易，尙有二千六百萬元的出超，惟至一九三六年便呈相反的現象，有七千萬元的入超。其主要的，乃對印度、英國、埃及的輸出減少，尤其是日荷、日印、日埃、日澳等會商決裂的結果而減少了輸出。在輸入方面，生膠、鐵類、礦油、紙原料等原料品亦增加。一九三六年日本內地貿易七千萬元的入超，與殖民地合計是一億三萬圓的入超。這和一九三五年度一千四百萬元入超對照，其增大很顯著，給予日本輸出貿易前途不安。

三、南進論與北進論

【三種意見】關於日本應向什麼方向進取，有三種見解：（一）北進論，即

大陸政策。(二)南進論，即海洋政策。(三)南北並進論，即向大陸及海洋的發展。第一種見解，並不以滿洲的健全發達和華北方面的和平進展爲滿足，更欲向北方進取，有機會時亦謀向西方發展。向南方即海洋方面的發展，以和平的經濟的爲主，故可稱爲守南北進論，即限制向海洋的進展，兼行大陸政策。第二種見解，主要的乃圖謀向南洋方面進展，以滿洲的健全發達及華北方面和平進展做限度，實行向海洋的發展，故亦可稱爲北守南進論，即把大陸進展限制在某限度，兼行海洋政策的。第三種見解是，第一和第二的綜合，大陸及海洋方面並進。

A 北進論的檢討

【皇道】世界的建設】北進論者這樣說：「日本帝國的大使命，是皇道的傳佈，即基於四海皆同胞，共存共榮的道義精神，施『德』於四海。滿洲之建設

，正是此使命的第一階段。因此便由日『滿』華三國的提攜而擴大到東亞的共存共榮，不久，就不能不進而建設『皇道世界』。」可是，高調以建設皇道世界是大陸政策之要素的結果，就招致外國的危懼，中國是這樣，蘇聯亦是這樣，歐美亦是這樣，他們都認為日本詐稱皇道主義，而欲併吞大陸。

【國防安全感】此見解乃說：從國防安全感確保的見地，大陸政策很必要。即蘇聯和中國，既然抗日熱度很高漲，而準備着龐大的對日軍備，則大陸經營是不得已的。可是，我們要追究，日本政策使中蘇走至今日的狀態，算不算是高明？『滿洲』事變以後，蘇聯要求與日本握手，如果日本方面答應他的提議，有締結日蘇不侵略條約的雅量和經綸，那末，蘇聯果然會集中大軍於遼東，釀成今日那般一觸即發的危險形勢嗎？如果日本早點證明給中國看，僅求『滿洲』的健全發達為滿足，對於華北及蒙古方面，除和平發展及提攜以外，並無

任何的領土野心，那末，中日關係會走上現在那般的險惡傾向嗎？那誰也不明白。不過，如此一件事情，是很確實的，即蘇日、中日的關係，至少會外轉不像今日所看見的那般，日本受四方八方的包圍。日德協定，不過是日本要打開血路的一次夜襲。可是，不能不嘗試這夜襲戰的根本原因，在什麼地方呢？豈不是爲着大陸政策的錯誤嗎？

【北進論與日「滿」經濟】北進論者特別注重的，是「滿」蒙華有很豐富而未開發的資源。北進論者說：日本的資源極貧弱，近代國家自存必需品，僅具有其中四種。這富于未開發各種天然資源的「滿」蒙華遠東大陸，豈不是補足日本經濟脆弱性的絕好天地嗎？我們首先檢討「滿洲」貯藏有多少資源吧。「滿洲」的有多少資源，尙未充分調查，惟一般所相信的，其資源意外地貧弱。「滿洲」農產物中，最重要的，是大豆；其輸出額，包含大豆、豆油，豆粕等，年額

約一億六千萬圓。「滿洲」的森林，較之日本內地、朝鮮、台灣等森林面積總計更多，所以亦是豐富的富源。可是，森林的經濟價值，是以其採伐是否方便來決定的，而「滿洲」森林並不是在有利條件之下。關於日本所需要的羊毛仰給於「滿洲」曾有種種的試驗，可是發現了現在「滿洲」羊毛在沒有徹底改良品種以前，到底是不能使用於日本羊毛工業的。現在「滿洲」的鑛產，以煤炭和鐵鑛爲主，煤炭年產約九百萬噸，銑鐵年產約四十三萬噸，可是，由於資本的缺乏，「滿洲」的好況大略已達到了限界。因爲，過去五六年間，日本在「滿洲」已投入多額資本，努力經營，惟國防設施尙沒有完成，而又在世界經濟恐慌中的日本，不一定爲得到「滿洲」便找到生路的。就內地經濟來看，却是減少了資金。

【華北的經濟價值】 自認識「滿洲」的經濟價值意外地少量以來，日「滿」經濟布洛克的呼聲，再加入了中國，變成日「滿」華布洛克。在中國，今日最被重

視的，是華北五省。華北經濟開發能否成功，便決定日本對華政策的運命，這是日本大陸政策的根幹。北進論這樣地主張。

【北守不可能】謳歌「滿洲」事變，贊成大陸政策的日本人，看見日蘇衝突的危險很大，現在更主張北守，積極的防禦，結果甚至不能維持現狀，這在蘇聯南進的前面，日本不得已退却時，便會到來的。中國亦正計劃着乘機收復失地。這是北守南進反對論者的論點。但是，如果「滿洲」的健全發達和華北的經濟進出，是北守的限度。那末，由於外交和軍備的協力，來確保這限度，不是一定是不可能的。反之，如果輕視外交，只依軍事力量以圖北守，又進行積極的大陸政策，那末，必然不得不準備大陸軍以應付北方，準備大海軍以應付南方了，這不特會使國家疲憊，會而且踏德國第二的覆轍。

【陸上國防線】凡從軍路上看一國家的陸上防禦線，並不是固定的，愈進

到前面愈好，結果便是如果敵國不屈服，我們的國防便不安全。例如，「滿洲」事變後不久，便以大興安嶺，是日本安全的對蘇的防禦線，認為把大興安嶺握在手中，日本便安全了。可是，其後不久，便忘却這幻想，認為進出熱河，非常需要。到了現在，更進了數步，却宣稱從華北向內蒙進出，是絕對必要的。可是，既進出內蒙以後，誰能担保從此便安全了呢？照這類推下去，日本的國防第一線，如果沒有渡過很遠的烏拉爾山脈，衝到蘇聯首都，便不是安全。我們不要輕視這點，作為一席戲談。歷史上亞歷山大和拿破崙所走的道路，豈非正是這樣嗎？他們抱着鞭長莫及之憾，遂趨於滅亡了。

【北進論者的弱點】或為問題的，即日本大陸政策，是不是得「滿洲」健全發達便滿足。就這問題去看，便顯現出北進論的弱點來，即「滿洲」和華北方面，有沒有可滿足日本需要的經濟價值？然而，在今日，其經濟價值還是一

個疑問。北進論又有一個弱點，是在軍備上面。即在陸海軍都不能不整理大軍備這點，是不是高明的國策，還是疑問。日本的國策，如果以「滿洲」的健全發達和華北方面的和平進出，尙不能滿足，而欲向北方及西方更前進，那末，必然不能不以中國和蘇聯做周圍的敵人。假使是這樣的話，日本陸軍便不能不擴張頗強大的軍備才可對中蘇聯合軍得勝算。一方面擴張這強大的陸軍，他方面要準備與英美略相等的海軍，日本財政是不是辦得到呢？這是一個疑問。

南進論的檢討

【南進的意義】 所謂南進，便是北方，以「滿洲」的健全發達和華北方面的經濟進出爲限度，而向外南洋方面發展。這裏所說的外南洋，包括菲律賓羣島，英屬新畿內亞，荷屬東印度，葡屬的摩爾，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暹羅，法屬安南等。其總面積是三百八十一萬五千平方基羅，較之日本總面積大五

倍，較日本本土領域大十倍。

【三個生命線】日本爲着完成奠定遠東的使命，首先必要確保三個生命線：第一是「滿洲」，這是陸地的生命線，第二是日本委任統治領，第三是外南洋，後兩個都是海洋的生命線。

【通商貿易和第三生命線】日本爲什麼必需第三生命線呢。第一是通商貿易上的關係，第二是國際上的關係。首先看通商貿易上的關係。日本是不能自給自足的國家，不特是國民生活必需品，而且戰爭用的材料，都是海外輸入品，其安全與否，有很重大的關係；又日本製品能不能安全出售到海外市場，亦有重大關係。因而，運輸這些輸出入品的海上交通線之安全如何，是日本生存上的重要條件。可是，這些輸出入品，從什麼地方輸入，又向什麼地方輸出呢？可分爲如下五個幹線：（一）是和「滿洲」，中國，西伯利亞方面的貿易。（二）

是和香港、安南、暹羅、海峽殖民地，英屬印度的貿易。這兩個主要的是經由南中國海，印度洋方面而運輸的。(三)是和菲律賓，荷屬東印度，澳洲及新西蘭方面的貿易。這主要的是經由菲律賓和太平洋而運輸的。(四)是和南北美洲的貿易，這主要的是經由太平洋北部及美洲兩岸而運輸的。(五)是與歐洲及非洲方面的貿易，這主要的是經由南中國海，印度洋、紅海、地中海，大西洋一部及北海而運輸的。在這五條動脈中，除了第一和第四這兩航路以外，其餘三條航路都是經由南中國海、南太平洋、印度洋的。這裏便是外南洋的重大價值。萬一日本和東太平洋一國家作戰時，就杜絕了第四航路，日本的貿易，便不能不轉向其他四條航路了，香港以南的貿易，必然更加繁盛的。果然是這樣，外南洋一帶更增加了重要性。

【從國防上來看第三生命線】假想在日本和歐洲一強國作戰時，那末攻進

日本的強國艦隊，要從印度洋入太平洋方面，便不能不經過馬拉加、巽他、龍巴克等海峽，找尋海軍根據地。可是，如果考慮到控制這些海峽的，是暹羅到東印度的外南洋一帶，那麼，第三生命線是如此地重要，便一目瞭然了。

既握着這方面的海權，那新加坡軍港，便是囊中之鼠，澳洲，新西蘭亦在掌中了。

【新加坡軍港】新加坡軍港是連繫英國和印度、澳洲、新西蘭的重要鏈環，建設該軍港的主要目的，便是壓抑日本的膨脹。假使英國常備優勢的艦隊在該軍港，和香港的根本地相呼應，不特脅威日本的西南方面，而且，使日本的第三生命線失却根據地。

【克拉運河】與日本第三生命線有重要關係的，有克拉運河問題。在馬來半島頸部的暹羅南端，有克拉地峽。如果開鑿這地峽而造成運河，直接連繫南

中國海和彭加爾灣、那末，不特縮短了出印度洋的距離，而且，沒有通過很危險的馬拉加海峽之必要，立即奪去商港新加坡的繁榮，同時，誇稱爲太平洋南面的門戶的新加坡軍港底軍事價值，亦顯著減低，這是很明白的。這便可以威脅與英國寶庫——印度的海上交通線，使英國受致命打擊。可是，如果就日本方面來看，對第三生命線有很大的意義，爲着完成日本的國防，不外是用日本資本和日本人之手去開鑿克拉運河，而牽制新加坡。

四、對日包圍線上的英美

【日英反目的原因】日英的反目是以對華問題做中心，再和海軍問題，世界市場上通商貿易問題連絡着的。在「滿洲」事變中及其後不久期間內，英國，依然繼續與日本的協調態度，假使日本於發展止是滿洲而不及中國內部，那末，便不威脅到英國在中國的利益，所以，一面默認「滿洲」的事態，一面和日本

協力，欲維持其利益。可是，不久便發生了「一二八」事變，其次又發生華北問題，日本的手，一伸到中國內部，英國便認清日本對中國懷抱着領土的野心了。在「滿洲」，甚至亦發生了石油問題，認爲門戶開放主義已爲日本破壞。在這麼地關於在華既得利益感到不安的尖端，在倫敦的軍縮會議又決裂，日本退出軍縮條約了。英國更感覺到不安，認爲日本並不以得到中國爲滿足，或許打算攻取澳洲和新西蘭的。這些事實，和全世界市場上日英貿易的角逐而起的利害衝突結合着，更加深了英國底對日反感了。以上就是從英國方面來看日英反目的原因。

【英國對日包圍策】 在上面的形勢之下，英國的對日政策，是如次的三個：第一、對日本的海軍力，無論如何總保持五——三的比率，用武力制裁日本，或者是第二、復活日英同盟，和日本協調，再不然，便是第三、聯合中國，

蘇聯、美國，敷設鐵絲網在日本的周圍。

第一方策是用武力制壓日本而封鎖日本，雖要日本屈服，只僅海軍力是不夠的。同時，需要很大的經費，如果和別的國家協力還可以辦得到。單單英國自己，一定不能達到目的。第二方策，會招惹美國的反感，受蘇聯和中國的反對，南菲、澳洲、新西蘭等自治領，亦會猛烈反對的，所以，日英同盟復活是談不上的。第三方策是比較容易，而且，日美間海軍競爭愈激烈，這可能性愈確實。

【美國的對日策】 在美國人之中有許多人以為如果日本在亞細亞大陸強固了立足點，那末，其次便會進取菲律賓賓，夏威夷，特別是亞拉斯加和加爾福尼亞，這在十年以內或廿年以內，尚不明白，總之，這不過是時間問題。

美國人這樣自問：美國對於這點應怎樣做呢？其解答如下：（一）努力建設

軍艦，實質上保持對日本的五——三比率。(二)英美協力對抗日本，有機會時，使中國和蘇聯加入對日包圍陣線。

日本爲什麼在這個時候動手

E. O. Hauser 馬思譯

The New Republic (191101187號)

當日本在中國的軍事漩渦中愈陷愈深時，有三個魔鬼在驅使它前進，卽：
(一)日本國內的巨大壓力；(二)中國的日趨復興；和(三)英蘇對遠東政策的較
轉積極。在這三個因素中，第一個最爲重要。千百萬大衆，輾轉於低賤工資及
不斷增高的生活費用之間，都得設法救濟；而且必須趕快而有效地救濟，不然
就要太遲了。

一個本質上是農業的國家，在疾速工業化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正和
前一世紀西方國家所遭遇的相同。但西方之由農業生產轉變到工業生產是漸漸
地，有機地，可以有餘裕應付(雖然不能解決)每一個興起的問題，日本則是一

躍即進入工業時代的，因此它不得不在極度緊張中去對付全部社會、經濟、政治問題。

沒有工業基礎的工業國家

日本的資本主義是「超資本主義」。「日本的愛國主義是「超愛國主義」。「日本的窮困是「超窮困」。「靠了近乎奇蹟的方法（這和近七十年來社會結構的變遷有着密切聯繫），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機構被少數家族托辣斯公司所占。其中有五個鉅富的家族獨占了一切工業生產、貿易、銀行業和運輸業。這一小羣財閥指導和控制着議會和國策，統治着日本。他們大量地，低廉地向國外購買工業原料；經過低廉勞工的製造；大量地，低廉地向國外傾銷。面對着這般財閥的，只有農民；因為日本還是農業國家，工業的「石灰」，祇不過薄薄一層而已。只要農民能夠生活，他們還不會成爲一個問題。在財閥和農民之間，並無其他

階層。

但是，近年來情形就不同了。幾年前，當絲價低落時，從農業區中發出了第一次不平之聲，而農民付不出地租的事件飛躍地增加起來。農民的子女們跑到城市去在工廠中工作，他們增加了勞工的供給，於是壓低了工資。

在同時，這般工業和金融的巨頭也碰到了國外較高的貿易壁壘，妨礙了日貨的輸出；有幾個國家的經濟漸漸好轉，又減少了對日貨的迫切需要；而原料價格的增高，影響了完全依賴國外原料的日本生產者的賺頭。結果，在國內市場中的零售價格增高，使個人的家庭生活費用隨而增高。同時，因工業生產，尤其軍需工業生產的增高，加長了工作時間，而工資却一直是非常低賤的。

工資方面的困難是：它不能超過農業標準的水平。因為假如其間有了差別大批不熟練的新的勞工，會湧溢到城市裏來，而再將工資壓平。雖然近來因了

從絲和農產品上的進益增高，農業的生活，較為好轉，但大部份又都被貪婪的地主吞去。政府爲了安慰農民起見，因爲他們不僅是工人的父親而且是兵士的父親，最近曾減低租稅，而增高城市的稅，並且用這樣得來的錢津貼鄉郊。可是，增高工業廠主的捐稅，於工人並無任何利益。所以去春的選舉，社會大眾黨得到三十七席，對比着上屆議會中的十八席。以前他們僅有九席。

興起了軍部的力量

在這種高度緊張的氛圍中，興起了第三個力量，填補了資本和勞工間的空隙，這就是軍部。作爲工業帝國主義的工具，並且幾年來爲獨占資本主義而奮鬥的軍部，終於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力量，而向「大君」（一八五四——一八六八年間日本將軍之稱）和政客挑戰。這個佛蘭坎斯坦式的（英詩人雪萊夫人所著 Frankenstein）小說中之人名，係一生理學家手製而賦與生命之怪物，怪物竟

以怨報德爾加害其主）魔鬼，爲了脆弱的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創造出來撫養起來的魔鬼，摧毀了一切障礙踏倒了他的主人，而向前邁進。

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事變」就是一個重要的徵兆，揭露了這些農民子弟（即指士兵）的特殊心理狀態。他們從困苦的鄉村出來，丟下了一個窮苦而質樸的家庭；一旦駐屯在京城之內，突然面對着金融家所積聚和炫耀的財富；他們的叛變是一個簡單而自然的反應。但這種叛變必然失敗，因爲沒有重要的社會勢力做它的後盾。僻處家鄉的士兵的家庭從來沒有見過都市的奢華；他們對於這種從未見聞過的東西，自無反叛的理由。但這個事變却是目前鬥爭的徵兆，目前的鬥爭並不是農民和工業生產者的鬥爭——他們相隔太遠——而是興起的軍部勢力和消縮的獨占資本主義的鬥爭。

軍部所希望的就是統治。但軍事統治必須有了軍事功勳才行。所以，假如

軍部希望保持它的權力，它必須製造「勝利」。但日本工業家雖是增加國家戰鬥能力的直接獲益者，他們對於經濟學的觀點與軍部相差太遠，所以不能成立任何形式的合作。它們之間好像並無妥協的餘地，而且一方面以為只要將另一方壓下後，就可以取得統治。軍部的前進使大君們發生恐慌，在一九三六年日本資金逃避得如此驚人，以致不得不實施緊急方案，對國外匯兌加以國家的統制。

● 華北在狹窄的薄的對岸

此後，情形愈來愈糟了。都市的無產階級，東緊了腰帶，走向組織之路，工業界在國外碰到了消縮的市場，在國內碰到了增高的生產費用。日見增加的人口——每小時生產二、三、九個嬰孩——必須給以生活。工廠雖日夜工作也不能抵進口的生棉、煤油、橡皮、羊毛和生鐵的價格。金準備本來已經夠少了，現

在很快地趨於瀕竭。在一九三七的上半年，入超達七萬二千萬元，幾乎是輸入總數的三分之一，造成了新紀錄。預算案的「平衡」是靠了大量的公債，但這種大量的公債在已被榨乾的民衆是無力吸收的。政府不得不通過銀行來購買它們。日元已達到崩潰點；日本已到達傾覆的邊緣。

通貨膨脹將使日本更加困難，因為日本的整個經濟結構是建築在製造外國原料之上的；假若再使日元貶值，低於目前的兌換率，它便不能購買原料了。但是，難道一定要向外國「購買」原料麼？假使能獲取原料而無須付錢，那就好得多了。誘惑地橫在狹窄的海之對岸的是華北。富有鐵、鹽、和棉花。而且用不到担心再來一次失望，如日本在滿洲所遭遇的。華北是一個有組織的地方，人口稠密，各種事業亦極發達，當地的人口能夠生產原料和吸收日本的商品——更多日本的商品。這對於危急的勞工情況是一種救濟？因為華北與農村的、

殖民地的滿洲不同，這是一個已有許多商業事業的地方，可吸收一部份日本過剩的勞工。這是一個解救。但只有迅速的解救才有幫助；時機是不能失去的。就因這個迫切的「命令」深印在他們的腦中，軍部踏進了長城以南的平原。

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統一了

還有另外的原因，使迅速的行動成爲必須。在蔣委員長人格感應下的中國迅速的統一，是今日遠東歷史上的特出事件。假如中國民族主義的先鋒——有訓練的設備優良的共產軍隊，能和中央軍隊成立了妥協，那末，這個聯合反日陣線能給予任何對中國「大地」的更進一步的侵略以頑強的抵抗。最近的發展，尤其是共產黨願意放棄一部份純粹馬克思主義的口號，使一個全國規模的合作成爲可能。因此，假如日本要動手，這就是得趕快動的另一理由。

英蘇較轉積極

日本對於共產主義的複雜心理，使統治階級猛烈反對任何近乎赤色的東西，這對於第二個因素，有特殊的重性。可是，還有第三個因素，逼迫它採取立即的行動。英國的帝國國防程序（從新加坡到香港）已入最後階段。千百萬金鎊已投資於炮台和要塞的設立。一個強大的英國艦隊，包括五艘戰艦和幾十艘巡洋艦，將出現在遠東的海上保護遠東的英國利益。這些利益正在飛躍地增長；假如英國終於決心以巨大借款投資於中國市場，這五艘戰艦是有用的。許多事件指示出英國遠東政策，在多年的滯緩以後，比較活動起來了。假如英國真意在此，不如將「既成事實」擺在它的面前。這就是現在日本所做的。

隨着英國無畏艦的駛入中國海面，蘇聯也有幾艘戰艦在美國製造，艦上裝有十六寸口徑大炮，和日本的海軍爭雄。

這是最後的機會

真的，這是動手的最後一分鐘了，最後的機會了。「朝日」正在沒落的危險中。最後的準備全都拿了出來，以侵略華北，並同時在上海發動，以牽制中國政府。廣田，對華三原則之祖，又成了內閣的中堅；這個內閣是軍部選擇出來想渡過當前最嚴重的危機的。日本人民正在最後一次受軍部麻醉，陷入超愛國主義的熱狂中。當工業巨頭還在懷疑軍部乘機製造功勳，捐助戰費還在不情願的狀況下捐出時，華北的日本新工廠已經在三菱和三井的推銷部管理之下了。無疑地獨占資本主義是希望和平的。不過，這是最後的機會，千載難逢的最後機會了。日本面對着窮困和戰壕，它選擇了後者，縱容軍部任意毀滅人類中最燦爛，最成熟，最美麗的文化！

蘇聯會不會幫助中國

蘇聯必定幫助中國

在這很快地發展成大規模戰爭的目前中日衝突中，有一個因素始終吸引着一般的注意，即：這種戰事是否會把蘇聯牽入漩渦。照一般的意見，認為假使戰爭延長，蘇聯將要加入，和中國站在一道。

要形成一個對這重要因素的見解時，我們必需研討當前統治蘇聯的黨所處的內外情況，這種情況的分析將有助於獲得一個重要的結論。蘇聯和它的統治的黨正遭遇着一個尖銳的危機，這是任何人都明瞭的。共產黨中的斯大林派同時受着左右兩反對派的反對，這種分裂竟發展到這樣的極端——就是反對派從

統治派所受到的惟一的待遇，就是槍決。不可否認的，而且似乎同樣的靠得住的，是我們看不見斯大林派在黨中的統治會在不遠的將來有被人推翻的預兆。所以，我們之認爲這一派對內對外的政策將要繼續地推行，是完全合理的事。這種假定，至少供給我們一個機會來得到一些寶貴的結論。

繼續留心從莫斯科來的報道的人，當能記得，稱爲完全是他自己所創造而可與列寧托洛斯基並駕齊驅的斯大林的政策，是「一國社會主義」即「俄羅斯社會主義」就是放棄任何在目前企圖赤化世界的積極政策。實際上，這使統治的黨，或者會正確的說使黨的領袖將最大的注意用於以強制集體化和工業化爲其特質的內部改造。世界革命的教義被放棄了，至少也是被延至將來。但是爲了對抗普遍全世界的法西主義的高潮和支持蘇聯以外各國共產黨以及友黨的存在，莫斯科的領袖們改正了他們對於反革命運動的冷淡態度，這種態度在西

班牙事變中尤其顯明，原因是法西斯蒂力量正威脅着歐陸政治力量的均勢。所
以斯太林和他的同志，自從一九三六年七月叛亂開始起，就放棄中立政策，左
祖馬德里政府，從物質和道義上幫助牠。但是紅色西班牙人民最近受到他們敵
人的嚴重打擊，共產主義運動好像已失敗了。似乎只有奇蹟才能救得共和黨人
，所以斯太林和他的同志所供給以幫助共和黨人的一切的人力和物力都成虛耗
，原來目的是達不到的了。假使馬德里政府已經成功，歐陸的法西主義不會像
現在這樣走向戰爭之路。

日本對中國和間接對蘇聯本身的侵略行爲，實質上變更了這情況，使日本
法西主義直接威脅着蘇聯的邊境，尤其是在滿州，內蒙古和華北變成進攻蘇聯
領土的「彈簧板」以後。惟一合理的預期，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斯太林和他的同
志將放棄西班牙共和黨人於他們自己的命運，而立刻密切注視着西伯利亞和蒙

古邊境的狀況。

一般中國人都不知道他們真正地自一九三一年到今日從日本的冒險中救過蘇聯。中國在滿洲、熱河、華北的抵抗，成爲蘇聯的盾牌，使蘇聯能夠完成她的國防，使蘇聯有充分時間集中不可輕視的力量於東部西伯利亞，並且現在能夠相機從高麗邊境到綏遠邊境實行襲擊日本最高軍事會議人員，是日本炮火後面真正的推動力，（這軍事會議，追根究底地說來，只是薩樊和長門兩族的家族會議，）或者要哀泣說他們竟忽略了一個黃金機會，不在一九三一年或一九三二年年頭向西伯利亞來一個突然的襲擊，可以切去九個西伯利亞的省區以造出一個傀儡國家，由阿泰孟謝米諾夫或者旁的在滿洲失業的白俄將軍來做領袖。

有些人認爲日本無論參加什麼戰爭，尤其是和一個強國的衝突，都是可喜

的事，因為那將削弱日本經濟的物質的和人力的戰鬥。蘇聯是這樣地加強了。從一九三二年起住在滿州或在那裏旅行的人，曾聽到各種傳說，蘇聯幫助滿洲的土匪和義勇軍和日本作戰。許多中立者相信這種報告，並且表示贊許，以為這樣可以防止日本對蘇聯進攻，再給蘇聯人民一個喘息的機會來完成他們的國防。

我們的認定，沒有什麼發生過的事，會使蘇聯更變它的樹立已久的積極援助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是十分正確的。蘇聯自然不願眼看中國軍隊讓人一擊而潰如日本陸軍大臣杉山大將所預料的，中國抵抗愈久，蘇聯受益愈大，因為中國這樣做，將削弱日本的戰鬥力，而增加蘇聯戰勝的機會。

南京政府將自己和紅軍中間的裂痕彌補起來，而將紅軍組成國軍的第八路軍，表現了它的聰明。因為蘇聯至少曾經常常予這支軍隊以精神上的援助，當

其轉戰於華中的時候，所以我們可以假定說，現在蘇聯不致在這支軍隊最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棄絕了它。

蘇聯認識得很清楚，假使日本要攻擊蘇聯，是用不到任何藉口和罪名的。當日日本對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作戰時，蘇聯很能夠供給這國家以軍火和志願兵，因為日本差不多是不可能同時來對兩國作戰。有些人對於德國的態度懷着恐懼，但是德國已被得着全歐陸民主國家道義上支持的法蘇互助公約迫使其中立了。

所以，似乎除了蘇聯內部情況不好以外，我們實無理由相信蘇聯會中止她對反法西斯蒂力量的積極支持，在這目前的戰爭，這種支持將怎樣給予中國是另一問題，我們只能做到一些推測，然而這支持終要來的。

日本對於中國抗戰能力估計錯了

現在我們進而論述遠東形勢中的另一要素，即「時季」將在未來或有的日蘇戰爭中所佔之地位，且對日蘇關係有如何重大的決定力。簡而言之，如日本預備進攻蘇聯，她必須擇其最適當的時季，即可以充分利用其武力的時季——春夏二季。如在冬季與蘇聯作戰，她的海軍是沒有用處的。

不知爲什麼，即使專家們在討論遠東問題時也常常沒有考慮到這一要素，其實這却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就軍事的觀點說。啓釁的既然總是日本的軍閥，他們自然有權決定在何時何地着手攻擊，以求得有力的效果；要達到這目的，就必將他們的全部武力——海、陸、空軍同時動作。在對蘇戰爭中，只有在暖和的時季——最好是春季——才能充分運用這些武力，藉其全部海軍與空軍之助，在嚴冬降臨以前擊敗其敵人。而且，如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日本在西伯利亞沿海省的武裝干涉所明示，日軍的戰鬥力在嚴寒的冬季是很薄弱的。

就這觀點而言，目前的中日「衝突」似乎是非常不合時宜的，或者應該說，日本的贖武者似乎估計錯了中國的抵抗能力——這種抵抗，照一切的形勢看來，一定要延續到一九三八年了，換言之，日本的武力——海、陸、空軍——在今年冬季的數月中，似乎將全部在中國作戰，使蘇聯能夠自由地將它認為必要的種種援助給予中國。而現在差不多已可完全斷定，如果中國在這幾個月內能繼續抗戰，日本將在財政上，物質上，及精神上受到嚴重的打擊，絕不敢再想對一比中國強得多的敵人作規模更大的戰爭。

除非日本的軍閥完全喪失了理智，當此正在與中國作戰，且冬季即將來到的時候，他們決不會敢去進攻蘇聯的。換言之，他們將竭力忍耐甚至委屈求全，以避免引起對蘇的敵對行為，雖然日本的志同道合的友邦將在歐洲方面對蘇聯示威，來援助她。這種示威行動，也許是在地中海和波羅的海中擊沉蘇聯的

許多船舶，但這對於蘇聯並不會發生什麼嚴重的影響，因為經濟事業及其資源已經集中，而全體人民已與社會成爲一體的它，即使完全沒有對外貿易也能夠過活。

由上所述，可知莫斯科的政治家將竭其所能，來使中國的抗戰儘量延長下去；而要達到這目的，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就只有援助中國抗戰一法。記者在此鄭重地預言：蘇聯將由新疆與外蒙古的陸路予中國以援助，即使因此而不得不在綏遠建立一抗日的戰綫也在所不惜——這戰綫將由中國人、蒙古人、與蘇聯人防禦着，後二種人將穿着中國的軍服，在中國國旗下戰鬥着，但將使用着他們自己的武器。這預言初看似乎有點荒唐，但是我們如果想一想西班牙的情形：信奉各種政治信條的各國人民都在那裏在西班牙的國旗下作戰——這就無足驚奇了。

我們不知道正在鬥爭的雙方——中國和日本——有沒有預料到這可能的事，不過日本正在努力企圖在短期間擊敗中國的軍隊，爲要達到這目的，日軍正在華北前綫——自滄縣至大同——儘量使用着最大的壓力，其用意是很明顯的：在中國與蘇聯之間插進一個楔子去，使任何接濟不能由外蒙古流入中國的軍隊中。然而，如果莫斯科的領袖們願意幹的話，再加以西伯利亞和外蒙古的蘇聯軍事機關的準備，那末我敢說，蘇聯的飛機在三天內可以由外蒙古飛到綏遠，再過三天它們就可以在陝西和華北參加對日抗戰了。記者願以他的軍事知識來打賭，這是十分可能而能夠組織成功的！

一切全視中國的抵抗能力而定。目前與最近在北方與上海前方的中國軍隊的行動，顯示了一件極堪注意的事實——華軍的運用戰術的能力。這在從前的內戰中是很少見的。這使中國的軍隊與日軍漸趨于平等，而當他們日漸習慣于

炮火之下迅速行動的時候，他們就更有機會獲勝了。

善用戰術可以減少日軍的技術上優勢；中國的軍事長官將不再專靠兵士人數上的優勢來作戰。軍隊將移動進擊，不再死守在壕溝裏，等待敵人來攻擊。率領着人數較多的軍隊，常常去攻擊敵人的側面，中國的軍事長官將使自軍不能不時刻警戒着，強迫他們將戰綫延長到原定的計劃以外，這樣，最後就將使戰事延長，而這却是日本海軍閥們、兵士們、和國內納稅者所絕不歡迎的局勢。如果能在這情勢上，加上大概要實施的對日經濟制裁——即使其範圍不過像去年在意大利侵佔阿比西尼亞後對意所實施的制裁那樣——日本的局勢就將非常險惡，如果他竟因此而及時自動停止戰爭，也無足驚奇了。

制裁日本

馬思譯 D. L. Coy 著

尤脫勒女士，即「日本的泥脚」的著者，是大家公認的一個研究日本問題的權威，本文係女士最近在民族周刊（The Nation）一四五卷一四號上所發表的論著，觀察深刻，見解警闢，希讀者注意。譯者

有許多方面都建議以抵制日貨作為制止日本侵略中國的一種手段。這種抵制的効力是馬上就會見効的，因為日本在經濟方面較意大利還要脆弱，而且意大利之開始征服阿比西尼亞是在十餘年的承平之後，而日本在目前企圖用以征服中國的後備，已因鎮壓滿洲三千萬人民及屯駐傀儡國以備蘇聯而精疲力盡了。最後，要征服一個決心不惜任何犧牲以抵抗侵略的統一的中國，其困難將遠過於征服阿比西尼亞。

在一九三七年的頭六個月，日本的貿易入超較一九二四年大地震時的總數

還要大，與一九三六年的全部入超幾乎相等。即在戰事爆發之前，輸出也祇及輸入的三分之二。日本缺乏外國的投資以彌補入，於是不得不輸出它的非常少的金準備。

日本在一九三六年及一九三七年的巨大入超，不僅是由於軍備程序中需要大量金屬及機器，還由於自一九三二年以來日本所佔的便利已經減縮，在那時，工資既極度低廉，原料也很便宜。現在，隨着生棉和羊毛的價格在世界市場上的增高，原料成本與生產總成本之比也因而增高，其與勞工成本之比也隨而低落。結果，日本紡織品的輸出從去年起，在數量和價值方面都開始低落了，而且以後繼續地低落下去。現在日本要打倒它的競爭者的困難是日增一日了。

不列顛帝國容納了日本輸出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八，同時供給了日本輸入的百分之三十一。美國（菲律賓在外）則容納百分之二十二，供給百分之三十二。

這就是說，不列顛帝國及美國一共容納了日本輸出總數的一半，供給了日本需求的百分之六十三。而且，美國容納日本生絲輸出的百分之八十五，生絲是日本唯一不依賴輸入原料來製造的輸出品。事實上，日本的整個社會經濟，全賴美國的絲市場。

日本向美國及荷屬東印度輸入煤油，向印度，馬來亞及澳洲輸入鐵礦和碎鐵，這種輸入是與它有生死關係的。但，即使靠了這種鐵礦的輸入，日本帝國（包括滿洲）的坯鐵產量在一九三六年的最高數字，也只有二百九十萬噸，而英帝國是八百萬噸，德國一千五百萬噸。日本的鋼產只稍多於盧森堡的二倍；連滿洲在內，一九三六年的出產祇有五百五十萬噸，而英帝國是一千一百八十萬噸，德國一千九百萬噸。它的煤消費祇及不列顛的五分之一。日本的重工業並不能和它的輕工業成比例地發展。日本連汽車都不會造，而許多種機器還要依賴

西方。

在戰時，日本的致命弱點就是它的土地耕種的原始制度。每畝的生產力是高的，但每人的生產力卻極低，因為耕種時，連家畜都不用，機器簡直是未知的東西。即使在消費率極低的平時，一個農民家庭的勞動力只能生產足夠養活自己和其餘兩個家庭的穀米。因此，當大量男子徵入軍隊，女子徵入軍火工廠以後，必然立即使生產大為低落，因為成千成萬的士兵必須給以較他們務農時為豐盛的食品。

日本沒有一次真正作戰不是有西方的財政幫助的。今天它的財政地位較以前還要不如，在去年年底，它已經走向通貨膨脹的路了。去年四月間，在放棄金本位之前，批發價格較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時的幾增加一倍，雖然貨幣工資已經低落。從一九三六年起，金屬品的批發價格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紡織品及

燃料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同時，零售價格增加百分之三十。生活的艱難使本年年頭四個月中的罷工次數達到了最高紀錄。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的增高程度的不同，又增加了小店主工匠的困難。

即在戰事爆發之前，生活費用已經以加速步度在增高，這主要是由於多年來預算不平衡的結果。自滿洲「事變」以來，彌補不平衡的國債已經非常巨大，根據近年官方估計，國家費用將達二、八七二萬萬元，而經常收入祇稍多於一、五〇〇萬萬元。從新債中可得九六五萬萬元，捐稅可得一、三一二萬萬元，對華戰事的新經費使全部費用達五、五〇〇萬萬元左右。而預計從捐稅，國營事業等所得的收入，現在祇有費用的三分之一。而且戰費是依照短時期的戰事來估計的。

五又二分之一萬萬元的國家費用的嚴重性，我們只要看一九三六年的預計

收入只有一三萬萬元，而去年年底的國債已達一一萬萬元的事實就可以明白了。日本的每口收入 (Per Capita income) 每年少於二百元，其中政府還要取去百分之四十。

在社會方面，日本的不安定正與它的經濟相同。日本人口的一半是依靠田地的，而大部農民都得付出收穫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作為地租，給予百萬左右的寄生的地主，他們既不出種子，又不出肥料，也不出資本。那些在理論上擁有土地的農民也同樣地受着高率利息的重壓，他們要付給高利貸者，因為實際上沒有一個農民能免於負債，這種封建的社會關係及經濟關係的存在，結果是國內市場的極度狹隘和農民的極度困苦，即在價格升高時也不能積聚資本，因此也不能使他的耕種方法近代化。這樣，又造成了一個不平衡的工業發展；只有輸出工業和紡織業，及軍需工業，靠了國家的幫助，才能以近代的技術大規

模地生產。在它們的下面是無數小企業，其中有一個主人，幾個學徒和「職工」用手或極少的機械力來從事生產。

這些小地主，高利貸者，小工業家，商業家，手工人和工藝匠等所組成的，一個巨大的低級中產階級是極度貧困的，而且充滿了對於那些統治着原料，貸款和國外貿易的獨占着工商業的人的仇恨，利率如此之高，國內市場如此之狹，這些小本交易的人絕無擴展他們的事業和成爲富庶的資本家的可能。日本沒有能夠裕然投資的中產階級，資本已經極度集中於幾個巨大的家族之手，集中於三菱，三井，住友，安田等之手。雖然一切每年超過一千二百元的收入都要抽稅，但在一九三一年時，祇有五六九、〇四六個付所得稅的人，祇有二〇、五二四個人呈報他的收入有五千萬或五千萬元以上。他們平均的收入是八百美元左右，但有二十個人的收入在三十萬美元及一百五十萬美元之間。只有七

三〇、〇〇〇個商人付營業利潤稅，這還是向每年淨餘二百美元及二百美元以上的一切商業徵收來的。

這種資本的集中，雖然在戰時較擁有巨大的小產資階級的國家容易動員國家的收入，但是，這也使日本的社會制度在危機中特別不安定。農民對地主及高利貸者，（這些人事實上是銀行的經理人）的痛恨；小商人，小工業家對財閥們的痛恨，造成了一個真正的火山，日本統治階級正企圖以戰爭和愛國宣傳來阻止它的爆發。

自一九三一年以來，這些社會的不滿已被轉移到擁護侵略的上面了，叛亂也因一種虛假的希望，輕易地征服後即可繁榮的虛假的希望而延遲了。但是，當征服不復是輕而易舉的事的時候，當長期戰爭的重壓使腰帶急束緊的人民不能忍受的時候，那麼，日本將發生些什麼事情呢？滿洲除了增加人民大眾的負

擔以外並沒有什麼所得；而割去華北（日本希望無須真正戰爭即可成功）也不會對於農民或低級中產階級有任何解救。一個已經中毒的人，給他吃東西是沒有用的，而日本的經濟機構已經太糟，新的殖民地並不能拯救它。滿洲有許多空地等待着殖民，但只有幾百個農民到那裏去。移民所需的資本也沒有人拿出來，而且只要日本受着財閥，和軍事的，地主階級的統治，資本就不會出現。

自然，中國也有它的土地問題，國中有許多份子怕土地革命勝於怕日本的侵略。有一些人會在失去他們的財富之前希望抓到任何和平的機會，即使和平等於斷送國家的利益。而英國只關心如何在日本毀滅中國前保全它的投資，並對於長期戰爭所加日本的影響十分焦慮，所以它將要以壓力使中國政府屈服，雖然它的軍隊並未打敗。但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是決心抗戰到底的。中國的軍隊在上海表現了異常的英勇和堅忍不屈。英美的抵制日貨一定可以使局勢有利

於中國。在現有的政府下，英國絕不會自發地以經濟壓力加諸日本，它願意日本統治階級生存着，並且它希望以講價錢的方法和以壓力加於中國，使中國將華北五省讓給日本來保障它的投資。但是，假如美國決定抵制日貨，同時實施中立法對日實行現金買賣，那末英國政府將被壓而採取同一路綫。這種舉動會在英國得到絕大多數的支助，不僅自由黨及勞工黨，連一部份保守黨也將予以支助。

假如美國不因了道德或意識上的理由來援助中國，那末美國也許可以因為日本侵略華北的主要野心是將它發展成爲一個巨大的產棉區，而無須輸入美棉的一個事實而受影響。爲美國植棉者的永久利益打算，幾星期的抵制日絲當然是值得的。而且，在投資方面美國雖不能與英國相比，但在貿易方面是不能輕視的。

日本在一九二二年的財政遠較今日爲強，然而當時的英美還可以很容易地強迫日本吐出它征服中國的贓物。現在，更無理由要怕對日加以政治或經濟的壓力後，會使英國或美國捲入戰爭的漩渦中。只要有英美合作以經濟壓力加於日本的暗示，就能停止戰爭。一九二二年時，美國能使英國採取相同的路線。難道一九三七年就不能嗎？

拆穿日本紙老虎

F Uley 汪衡譯

日本正在向全世界吹大牛。它開始向全世界作政治的和軍事的侵略，而實力小得可憐。但除非將它的牛皮從早拆穿，它會真的得到勝利。而這種勝利目前還很容易遏止。

它自稱是東方的不列顛，但鐵產祇有比利時的一半，最高煤產祇有不列顛的七分之一，消費祇有五分之一。自然，它有巨大的海軍和商船，但煤油得全部從國外輸入，煤炭也只有極少的產量。它自信可以取代英國而成爲全世界的——至少是亞洲和非洲的——工業重心，但它的工業組織，除去幾種特殊的工業——如軍需、造船、紡織外，在許多方面還停留於中古時代的發展階段，最多和十

七十八世紀時的英國差不多。它是帝國主義強國，而資本商品——如鋼、鐵、機器——的產量非但不能輸出，而且還不足自國的需要，更無論它所征服的殖民地了。日本最重要的輸出品是一種原料，就是農民勞力所生產的生絲。這是半奢侈品，差不多全部要賣給它的大對頭美國。假若沒有美國買絲的錢，它便買不起它主要工業所需要的棉花，而且整個社會的，經濟的機構就要崩潰，因為大多數農民沒有養蠶來賺外快，便不能生存，而商人經營生絲所獲得的利潤，是日本資本積聚的主要來源，但這一切並不是說日本在很快地進入一個新的工業領域和漸漸地調整它的國民經濟，不致永久依賴美國的絲市場。假若現在不拆穿日本的牛皮，它不久便要佔有中國的廣大煤礦、鐵礦、和潛伏的大量棉花。

日本帝國主義最野蠻

因爲日本自身國民經濟有着封建的特點，和統治階級的中古時代的標準，並因爲它毗近它所征服及征服中的殖民地，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切帝國主義中最野蠻，最暴虐，最具有破壞性的。日本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是中世紀主義和廿世紀獨占資本主義的混合物。

本來，外人統治不免暴酷殘虐不免阻礙一國的經濟發展，但是像日本帝國主義那樣自身都是落後，貧乏和不開化，用對待殖民地人民方法對待自己的人，自國內半封建的生產方式和思想途徑尙未掃除的國家，其暴虐更特別厲害。像日本這種國家，自然採用更原始的方法來剝削殖民地，以苛捐雜稅，高利貸，甚至直接沒收生產品及強迫勞動等方法來榨乾它們。日本的殖民地都是將軍們統治的，而日本自國則受制於絕對的君主專制及官僚政體——它的國會，不過是騙人的東西從未握過實權，所以也不會有什麼自由派或勞動派的輿論來

遇制軍人統治殖民地的氣燄。

日本是活地獄

真正的日本是一個充滿了瀕於餓死的農民的國家；兒童作長時間勞動而不得一飽；婦女則不論貧富，實際上都是奴隸，生活苦到極點；工人們沒有權利成立工會和政黨，來改進自己中古式的生活標準；婦孺們在家庭工業制度下，每天拼了血汗，工作十四五小時，以博二三辨士的工資，監獄擁擠不堪，而且用酷刑逼取口供；窮兇極惡的匪黨不受警察的節制；根深蒂固貪污行爲摧殘了國力，毒化了政治生活；巨富亦貧極度懸殊，而社會不寧和革命活動也達了極點。真正的日本是一個充滿了苦難，徧狹，社會仇恨，報復精神，神經病和狹隘的愛國主義的活地獄，是一個地主和農民，廠主和工人，大資本家和小工業家，男人和女子，青年和老人不斷地衝突着的國家。

所謂日本「精神文明」

舊式日本人向全世界大吹日本「精神文明」的高超，其實照西洋的看法，日本人既不謙和又不循雅，祇是繁文褥節而已。外國旅行家會稱讚日本人相見時的鞠躬客氣的稱謂，但是，只要和日本人混在一起，或乘電車旅行，或即使在街中行走，一定會體驗出典型的日本男人的粗暴和鹵莽。

一個男人對女人客氣一點，就要被人認為危險的激烈份子，或至少也是懦夫。日本婦女沒有法律的人格和社會的、政治的權利。她們可由父親或丈夫或男性家長用合法的契約賣給工廠或妓院。丈夫可以無須理由而與妻子離婚；嫁後的女人沒有財產權，也沒有處置子女的權利。國家法律禁止女人加入政黨，而社會習慣不許她們和丈夫一起到娛樂場中去，不論是跳舞或任何對異性的社交。日本婦女一面受着中古式的或家長制的束縛，剝奪一切自由；一面還忍受

着初期資本主義極度殘酷的榨取。她們和男人同樣地工作，但享不到同樣的權利。

青年們被剝奪了一切西洋娛樂或兩性間正常社交，受着父親及陳舊社會制度的摧殘；教育只是因陳抄襲，而非訓練運用思想，甚至公開承認無須發展學生的知識；所以青年都反抗社會，尤其是吃不飽而工作繁重的青年。

日本自稱溶合東西文明之精華於一爐，這本是大牛皮；它自誇國力和軍威之不可克服，這也是大牛皮。事實上，連許多日本名流都承認日本「文明」的腐敗，而且認為日本人的頭腦既不能溶合什麼，也不能創造什麼。

打倒日本是容易的

英國保守黨和一些自由黨對日的態度是非常矛盾的：一面夢想日本可以幫助英國「維持遠東和平」，另一面又以爲現在日本太強，無法制止它在亞州的武

裝侵略。

照第一種說法，是認爲中國本部的平靖最爲重要，而日本是帝國主義的亞洲防共堡壘。他們以爲日本的財源和重工業都極脆弱，不能擔負征服中國的費用，即使征服，也無錢投資，英國可以無需血刃而獲得新投資地。是的，日本需要英國金融及重工業的援助，但日本佔領中國以後，它絕無絲毫與英國做同夥的意思。日本情願向英國借貸沒有保證的款項和購買貨物，但絕不願英國直接投資於滿洲或中國。過去日本在滿洲的行爲卽其明證。至於防共問題，那只要一看十年來世界大勢，便可明白。無疑地，蘇聯正忙於國內經濟建設及開發它的無窮資源和廣漠領土，因此它的政策，是以保持和平爲唯一要務。關於此點，蘇維埃政府在歐亞兩方面，都提供了無數證據。

至於一般贊成英日諒解的或縱容日本在遠東自由行動的人，都相信不論英

美都不能制止日本的擴張，因為日本在太平洋的戰略地位，是不可克服的，其實他們忽視了日本的經濟社會弱點。日本的武裝侵略可以很容易地制止而無須戰爭。祇要對日實施經濟制裁就很夠了。自然，有人要說經濟制裁必然會引起戰爭。但日本的情形是不同的。沒有英美的默契，日本就不能作戰。現在並不必封鎖日本，只要不買日貨，或不以油、鐵、棉花、機器供給日本，並不借款給它就行了。日本之不能進攻英美，正和英美之不能進攻日本一樣。即使日本能奪取馬來、香港、或婆羅洲也不能解決日本的原料問題，日本還是不能作長期戰爭。

英美的短期合作就十分夠了。假如它不能把生絲賣給美國，不能把棉製品賣給印度及不列顛殖民地，不能有信用借款來買鐵、油、及軍火，那末，幾星期內日本就要倒下去。它的重要原料都只有向美英購買，同時也只有英美法才

能借給它巨數信用借款，而日本的大量物貨，也沒有別國能買。日本是如此脆弱：只要真正宣布此種對日聯合運動，就可以停止日本的侵略。

覺悟吧英國和美國

過去五年是一幕悲劇。當一九三二年，美國極願和英國合作制止日本侵略時，英國不願意。到了一九三三三六年，英國力求與美國合作以強加中國國民政府時，美國又轉向孤立。

英美所處的地位，不會永遠像目前這樣有利。假如讓日本在中國橫行，不敢拆穿它的牛皮，讓它綽有餘裕，那末，它將佔有中國的鐵、煤、棉花和壓榨中國民衆而獲得之利益，不久就可以造成不可克服的地位，如它現在所吹的。在那時，日本的統治階級將有一天實現他們的夢想，變成亞洲和南太平洋的主人，而威脅全世界了。（節自「日本的泥脚」Japan's Reef of Clay.）

日本的社會革命

日本農民的極度窮困和不滿現狀，封建殘餘的阻礙資本積聚和中產階級的健全發展，國內市場的狹隘，對工人階級和一切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野蠻壓迫，知識份子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活動，巨大的工匠和小工商業者階級的革命醞釀，一切政治社會自由的不存在，皇朝和官僚的專制，警察的暴虐，統治階級和整個行政機關的普遍腐化——這一切現代日本的特徵，使我們回想到沙皇時代的俄國。不論日本，軍隊有怎樣多，不論日人宣稱它怎樣地忠誠，不論日本向亞洲的擴展有怎樣成功，不論怎樣宣稱民衆對天皇的熱忱，實際上日本在政治上、社會上的不安全和接近於革命，正與舊俄相同。

日本和帝俄的主要區別，就是日本還沒有經驗過它的一九〇五年。因爲日

本還沒有受過軍事失敗（或根本沒有和設備良好的強國軍隊打過）羣衆的革命情緒被壓到暗中去或轉移到盲目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轉移到對華戰爭攻擊一切自由主義，轉移到崇信日本高於一切和皇族的神聖了。日本的農民和工人對於天皇的作用還沒有全部失望，還沒有知道官僚正和地主、廠長一樣是他們的壓迫者。在羣衆還可以被愛國情緒所麻醉，還相信對外侵略可以繁榮和解救飢餓的時候，革命還可以不致爆發。現在破產和絕望的農民、工匠、小僱主，小商人、小地主等把憤怒和失敗表現在中世紀的陰謀、祕密團體、和暗殺「腐敗的政客及自私的資本家」，表現在反對資本家和極端國家主義的所謂法西斯主義。現在，大部人民還跟着地主與軍官的領導，即軍事法西斯的領導，但這並不是說他們不在變更了的條件下接受主張推翻現代社會制度的份子的領導。只要這些中間層一旦對軍事侵略的利益失望，一旦明瞭天皇並非站在各階級之上

，而是與統治階級站在一起，那末他們的萬難的經濟地位將迫逼他們反對現有的領袖。

所謂日本的法西斯

在社會的最上層，法西斯主義受到了官僚，陸海軍官、大地主和某些大資本家的支助。在這一方面，日本法西斯主義是從純粹反動的社會中成長起來的，自明治時期即已存在，並且一直是皇朝及其警權的強力支住。這些份子，當大戰後日本似乎走向民主時，曾一時斂跡，自從世界經濟恐慌及日本割去滿洲以後，他們又抬頭了。他們企圖支配或代替許多民衆團體，絕望的中等階級和農民的團體，並且將他們的仇恨和失望多少移轉到極力支助侵略中國，和反對勞工、佃農以及激進的知識份子的警察恐怖主義一方面了。

領導着法西斯運動的統治階級中的封建軍閥，以荒木大將爲其首。這叫軍事

法西運動。它的力量，大部依靠在鄉軍人協會，這種協會滿佈全國，使軍部的意見可以傳到每一個鄉村。協會的會員是帶點強迫性的，包括一切退伍的軍人，這就是說，每一農家庭至少有一個會員。據說會員一共有四百萬人。靠了這個組織，荒木及其支助者開始發動全國支助他們的武裝侵略亞洲的計劃，並作欺騙的宣傳，宣傳打倒「自私的資本家」，「貪污的政客」，並保證救濟農民，救濟小商人，節制大資本，減低利息，以移民滿洲來解決日本的「人口問題」，他們再三向人民保證日本征服中國成功後可以減輕人民的負擔。

但這些軍事法西宣傳者最終還是代表着地主、職業的軍閥和一部官僚的利益。是的，他們真恨代表「金融資本」的財閥，財閥可享受種種現代的奢華，而他們則十分貧困。他們痛恨大資本公司從一九一八年起把持着政權。不過軍人沒有大資本公司是不成的，不論開戰或發展滿洲，都需要金錢。不論荒木派怎樣

高呼反對「貪婪和自私的資本家」，但要改變就祇有社會主義經濟，而社會主義經濟便要消滅封建和半封建份子如地主、官僚，專制政體以及半獨立的軍隊等。所以軍事法西斯主義是虛妄而不合現實的。不管他們在頭口怎樣講，他們在實際行動上還是與大資本家妥協和勾結。

少壯軍人

但法西斯運動的軍人並不都是這樣的。許多陸海軍的少壯軍人是真正想消滅獨占資本的，真想在滿洲建立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或「封建社會主義」。一般少壯軍人多半出身中下階級，在中級軍官中佔很大的比例，許多是恐怖團體的會員。他們和大官僚、軍人貴族、大托拉斯並無社會的聯繫。他們沒有升大官發大財的希望。他們都是小地主、較富的自耕農、小工商者的子弟，他們的薪俸極低。照日本陸海軍的俸給，下級軍官只有十二磅一年，官級較高的從五十八到

一百磅一年。在一九三一——三二，年俸六千六百元的海陸大將只有十五人。

而且出身平民的少壯軍人絕無升遷的希望，因為不像軍隊中的富家子弟，沒有在軍官學校畢業。自一九二七年，志願兵法案通過後，凡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服兵役滿了一年並受試及格的人方可以充任中級軍官，這個法案使中下階級的子弟能充任中級軍官，但要想升遷較高的官職是極端困難的。年老的軍官大半繼續霸佔着高位（日本的聯隊長普通至少是五十歲）。可是自一九三〇起荒木系軍閥開始控制着軍部並且繼續到一九三三年荒木倒台為止，這個荒木所領導的團體並非由軍人貴族所組成。因此他們成了「民主派」軍官的領袖，裝出和財閥政客沒有關連的樣子。他們自認為適當的人物來領導第二次歸政和建立更公平的社會的運動。

在社會的頂端，通常稱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是官僚和軍閥中最反動的部份

。他們想恢復對新財閥的政治支配，和對農民及中下階級的道德支配。平沼和田中都高呼軍部領導全國來克服國難，因為政黨都不可靠。這種法西斯主義，不過是家族制度政治的復活而已。

共產黨是日本現有社會制度的威脅

在日本只有共產黨才主張徹底解決日本經濟，社會的危機。日本沒有反對「封建思想，封建行爲的」真正自由黨，改良主義的工黨也很微弱。只有個別的自由主義者，如尾崎雄行等擁護自由主義和間或作反對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和反動行爲的呼聲，但這一類人很少，也沒有什麼後盾。實際上日本沒有真正的中等階級來作強烈自由主義運動的社會基礎，前十年的自由主義者現在都成了法西斯了。在日本，共產主義和它的政策是被人認作推翻現政的唯一代替物。因此，它們受盡當局的種種野蠻壓迫和不斷地肅清「不穩思想」。

雖然共產主義已經被壓到地下，雖然共產黨常被處死或終生監禁，雖然一部份勞工運動轉到幫助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雖然由於羣衆的窮困和失望而發生的革命運動目前被分在散到反動和盲目的愛國主義，但革命的精神不但沒有粉碎而且一直是統治階級和現有社會制度的最嚴重的禍根。

只要一個軍事上的挫折——還不必什麼大敗——或只要確切證明了軍事領袖正和政客一樣地準備出賣於大資本家，目前羣衆的反動愛國運動立刻會轉變到共產主義，或走向叛亂和革命一類的毀壞和危及國家的信用與穩定的活動。

軍人貴族實在是弄火。現在這個火就是直接反對中國，蘇聯和一切其他的國家，反對一切在日本的激進的或社會主義的思想。可是，風向會轉變過來，或者這個火碰到障礙，而燒燬玩弄它的人。

雖然日本共產黨的勢力，因了新聞檢查和祕密審判和它在目前被驅入地下

而無法測定，但當局對大中學以及無產階級中的「不穩思想」的焦急，對佃農協會的野蠻壓迫，幾個月後或竟是一二年後才准發表的大批地逮捕人民，天皇每次出巡時的「集體逮捕」，共產黨在佃農中的勢力和不計生死的左翼的活動——這一切證明了這種運動依然很強烈和許多人堅信只有共產主義才可以解決人民的痛苦和飢餓。

每一年總有成千成萬共產黨或「不穩份子」被捕，並且宣布這是「最後一次」的肅清，可是好像一直有新的黨員和新的領袖不顧酷刑，監禁和死刑準備繼續幹下去。這是由於日本政治經濟的絕望，沒有改良與和平進步的可能。青年不做烈士，只有自殺，每年因絕望而自殺的總有幾千人，可是更多的人卻加入了革命運動。根據各種材料可以證明日本的地下活動是非常的強烈。被捕的多半是學生、教員、作家、教授、工人，有時是農民，有時是政府職員。可是

在被捕的人中，表明了共產黨主義已經伸入日本最貴族的家庭。過去幾年，有九個高等法院的審判官因「不穩思想」而判罪。

是的，有許多被捕的在反省後而釋放的人，普通都是因為受不住酷刑或家屬不能生活。反省的人常常在文書簽有「轉變」二個字。但是，有一個轉變了的共產黨懸梁自殺並留下一個短簡，說「我雖轉變，仍無辦法」。這代表了典型的成千成萬在壓力下反省的人，雖然他們沒有自殺。

日本火藥庫遲早總要爆發的

那些偏袒日本的外國人，那些英國的保守黨夢想日本是遠東的安定力，是一個進步和文明而有秩序的國家，可以拯救亞洲於共產黨之手和保護英帝國主義在太平洋的利益。這些人至少應該明白他們在和一個火藥庫接近。這個火藥庫充滿了對西方的瘋狂仇恨，尖銳的社會對立，無衣無食的千萬工人，農民，

和毫無出路的小資產階級潛伏的怨毒和狂怒。這個庫遲早必定要爆發的。我們決不要夢想日本繼續勝利地侵略中國就可以消除爆炸的危險。征服中國或一部份亞伯利亞決不能拯救日本帝國主義，也不能解決農民問題或有益於小工業家的生活。日本的更進一步的帝國主義擴展，祇是加廣巨富與赤貧之間的鴻溝而已【節自Japan's Feet of Clay之第九章】

F. Utley 汪衡譯

走上絕路的日本

Harper's Magazine (10月號)

本文是美國 Council of Librarians 所選出『一月來雜誌論文中最佳的十篇』之第一篇。他們的語評是『一個最能幹的遠東問題專家對日

本處境的透澈分析。』原文很長，也比較觀深，但恰恰畫出了目前日本欲罷不能的處境，可以細細咀嚼一下——編者

一

日本現在正在得勢之際。它廁身于世界列強之林，它的說話能使人尊重，它的行動能使人畏懼。然而實際上，日本的命運並不足以使人豔羨。如果我們暫時丟棄了對於日本的侵略精神的憤怒，及其不負責任的軍國主義及于國際關係上的可怕影響，那末日本的處境實在是很可憐的。這可於日本人民的惶惑不安中看出來。他們曾經拚命地力求變成一個頭等的帝國主義強國，而且也獲得

了這樣的一個國家所應有的許多屬性與外貌，然而即使他們自己，也知道在帝國主義的偉大方面，還缺少着許多成分。他們雖然自知優越，且以其成就自傲，但同時也在害怕。他們知道有些地方不對，但却不知道究竟什麼地方不對，而且爲什麼不對。

在根柢裏，他們的煩惱正是由于他們與成功太相接近，在最近數年間，他們向着目標邁進得最快；而正在這數年間，他們的困難也增加而擴大了。一般觀察者對於近代日本的成功，常表示着極端的驚奇，稱它在五十年間變成了一個近代國家是一種奇蹟，其實這種讚美大有受冷靜的批評的餘地。日本究竟是澈底改變了呢，還是只蒙上了一層新的外表？在實際上，日本的種種制度改變得很少。它們依舊是日本特殊的封建制度下的「農民手工業社會」的制度，不過穿上了西方的服裝罷了。日本的外貌雖然改變了，但其本體和精神還是中世紀

的日本的本體和精神。

但在最近數年間，日本的變化確已透入了表面以下。日本的制度真正已起了變化。现在的日本已不再是一個穿着西方服裝的農民手工業社會，它已變成了一個工業化的社會，不過還殘留着好些農民手工業社會的遺骸。它的都市中人有不少過着歐美式的生活，只是風俗上或有不同而已。現在日本的政府的問題，工商界的問題，和金融界的問題，正是歐洲的政府、工商界、與金融界的問題。

二

日本已完成了它的大事業，現在它在開始償付代價了。工業制度的效果是逐漸累積而成的，現在它們已在日本開始顯露出來。直到現在，日本只享着「西方主義」之利——財富、權力、範圍的擴大、舒適、便利、與效率。現在它

已在開始受其弊了——對於國外貿易的依賴，對於外來原料的依賴，軍備費用的負擔、這是爲求得國外貿易與國外原料而採取的領土擴張政策所不可或缺的，在世界經濟中的糾葛，國內財富分配的日益不均及其所引起的不滿，日漸加甚的階級對立，農村人民的沒落。日本採用「西方主義」已經成功了：這已毫無疑義。但我們要問的是，日本能否比西方各國更成功地避免「西方主義」的刑罰。照一九三七年的情勢而論，答案是決然否定的。因爲在工業制度所固有的流弊上，日本又加上了它自己造成的累贅去。

我所說的它自己造成的累贅，乃是指着它在最近數年間力圖併吞整個東亞的不顧一切的，近乎瘋狂的企圖。其實，不用說，日本的困難主要是經濟上的。但在目前看起來，這些並不是工業資本主義經濟上的困難，而是戰時經濟上的困難。就一切社會情形而論，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一直地作戰——這

是一種經濟上的消耗戰，其所要攻擊的敵人並不能明白地看到。

如果日本不是一直在非正式地作戰，它今日大概會比其他的任何一等強國還要健全一些。它剛剛進入了工業上的得力時期。它第一次達到了能夠在國際貿易上作積極競爭的地位，它差不多侵入了世界各國的每一個市場。如果它能將其擴張限于這一方面，它現在大概會比其他各國更安定一些，更繁榮一些。日本最近的繁榮大半是戰時的繁榮，是大批的軍需品定貨單所造成的，是熱症的現象而不是康健的現象；但即使沒有這個，在正常的途徑上，它也能避免普及全世界的最惡劣的蕭條，而在全國的收支上獲得有利的餘額的。貿易總額或許沒有增加得這麼多，但在購買軍需品上所化的錢財將更少。

當然，國家主義和領土擴張是與近代的工業制度不能分離的。它們或竟發源于近代的工業制度。在某種程度以內，日本企圖征服遠東的雄心，乃發生于

其達到工業上的得力階段以後。這就是說，它達到了不能不在亞洲大陸上尋求原料並爲其製成品尋求出路的階段。在某種程度以內，日本的經濟上需要決定了擴張領土的政策，但並不到現在日本所實行的程度。這是應由狂熱過分的愛國主義與毫無約束的軍國主義負責的，而不應由其工業化的需要與貧乏的天賦資源負責。

振轉點是在一九三一年。在這一年，日本開始了征服滿州以及它自己的事業。殖民地，帝國主義的野心，以及不可一世的國家主義政策——這些它以前都有過的。早在一九一五年，當西方各國正在歐洲互相殘殺的時候，它就認真地想在中國建立一種監督權，但可惜沒有成功。（譯者按：此指民國四年對我國提出的「二十一條款。」）直到一九三一年以前，日本還有選擇的自由。但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佔領了瀋陽以後，它就喪失了這種自由。這行動注定

了它的前途。隨着瀋陽的佔領，就幾乎欲罷不能地佔領了南滿洲，侵入了直達西伯利亞邊境的滿洲全部，其中有些地方本來是多少處于俄國勢力範圍以內的；接着又侵入了華北，企圖使華北與中國國民政府脫離關係。隨着這些事件，俄國被逼得不得不派遣一枝具有攻擊的潛勢的邊防軍到遠東西伯利亞來，而中國也被刺激得實施了國防的計劃。而隨着這些事件，日本就不能不瘋狂地擴充軍備，把一切都犧牲了——就是它工業的進步的利益，它的經濟基礎的安定，以及它的人民的幸福，都不得不因此而犧牲。

日本現在所處的地位，是既不敢前進，又不能也不願後退，更不能長留在這地位上；因為如長留于此，它將逐漸衰弱下去。如果前進，就將與中國或蘇聯或中蘇兩國開戰。如果再要向中國索取土地，就非用軍隊，坦克，和飛機不可。除了對壓倒的軍力以外，中國決不會再讓一步。她被驅入了絕地，現在迴

身來拼命奮鬥——不管有沒有希望。她的抵抗力雖然還不夠，但她所聚集的力
量已足以使日本陷入一種長期的耗竭財力的戰爭，使日本不能不拿出牠的大部
分軍隊與資源來拚。不用說，結果日本將得勝，但這種勝利將使牠自己幾乎破
滅。至于蘇聯呢，日本只要向外蒙古或西伯利亞推進五哩，一場你不死我不活
的戰鬥就要發作了。蘇聯在日本領土對面的東部邊境上的軍力是非常強大的，
即使日本能不一敗塗地，也至少要三十年才能恢復牠的元氣。這一來，它對西
方的列強將完全無能為力，甚至不得不把勝利的果實吐出來了。這一切，每一
個尚未完全喪失推理能力的日本人都知道的，所以日本在戰爭之前猶豫着。牠
現已知道——可惜太遲了——所冒的危險；它知道它的實力還不夠冒這危險；
它也知道，在造成這危險的處境之際，它的資源已被勒索得如何厲害。所以日
本不能前進。

它也不能後退。第一，在心理上，它不能後退。因為這不但將失去它所獲得的一切與東亞大帝國的希望，而且將是自認失敗。日本的軍部心理，決不肯自動地自認失敗的。而且這麼一做，無異對日本人民承認了自己的無能，而將引起怒潮似的抗議，使軍部復歸于比較不重要的地位。唯有勝利，才能擋住這樣的怒潮。軍部在國內的地位，是用在國外的不斷光榮來支持的。它使日本的人民受了犧牲，就不能不接二連三地表演勝利給他們看。日本的軍部或許有一天會被國外的敵人或國內的叛變所掃除，但它決不會「割腹自盡」的。

在政治上，日本也不能後退。撤回華北的駐軍，特務人員，與壓力，而承認征服中國的企圖已失敗，這在中國現狀之下，只會引起中國人更堅決地來收回滿洲。自承失敗，無異于邀請中國人來利用日本軍部的無能為力。中國將認為她雪恥的時間已來到了。不久，她就將取相當行動，使日本不能不作戰，

正如日本企圖更前進時一樣。對於蘇聯，這也差不多一樣。因為除非日本在「滿洲國」毫不設防，蘇聯是不會放鬆她在東方的警戒而撤回她的駐軍的。而「滿洲國」如果真的不設防，蘇聯幾乎一定要不由自主地衝過來的。第一，蘇聯不能避免在其東部邊境上更強起來。這本是她的正常的發展途徑，不過日本的威脅使她走得更深更快吧了。蘇聯也許願與日本訂約，撤回其一部分的邊防軍；但她不能撤回其在日本顯露侵略意向後，送到西伯利亞東部去的大批人民以及匆促地建設起來的鐵路與工廠。第二，日本已在西伯利亞、蒙古、與「滿洲國」的邊境上引起了這麼多的敵對行動，以致它不敢讓「滿洲國」設防不固。它只能用繼續不斷的侵略威脅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日本既不能前進，又不能後退。它也不能留在現在的地方，因為這是一個難以保守的地位。那種緊張狀態必然要爆裂的，如果不在中國的一端，就在日

本的一端。而且即使不爆裂，這種緊張狀態也不是日本所能忍受的。它不能無盡期地長留在戰時基礎上。

據官方報告，所計算的只有政府支付出去的款項，日本現在每年須化三十萬萬元左右（約合美金九萬萬元），這比政府的收入約超過八萬萬元，這不足之數只好用發行公債的方法來籌得。一百〇五萬萬元的鉅額國債就是如此積成的，其中約有半數是在最近五年間——日本最繁榮的五年間借起來的。假使國家在經濟方面是健全的，而購買公債的錢不是生產事業所需要的資本，這本來不是什麼很危險的事。但日本的情形並不如此。日本還在發展的階段上，雖然它的實業已相當可觀了。平時所需的設備，建設，借貸等資本，已不是本國的財力所能應付裕如。現在有一大部分被政府抽去了（這些公款用在生產方面的，即使有，也很少），全國的經濟生活就受了阻礙。因此，政府的預算並不能度

量日本在實際上所化的錢。那不過羅列着公家的支出吧了。實際上，更大的一部分國富正在被送到政府的用途上去，主要的目標爲建設軍備。日本的實業界與金融界決不能繼續每年購買八萬萬元的公債而同時仍舊供給工商界以必要的貸款。因爲他們曾經觀望不前，故政府已採用了一種非正式的，然而却有效的強迫辦法，因而引起了軍部與工商界的無聲的爭鬥，反映在內閣的屢次被推倒與鉗制國會的企圖上。這種爭鬥在表面上很易使人受騙，而被誤認爲民主主義與軍國主義之戰。其實乃是軍部與工商界之戰，使夾在中間的文士政府兩面受着攻擊。

即使用強迫手段，從一國的資本準備金中所能勒索出來的錢款，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當消納公債的飽和點已臨近時，政府就不能不求助於捐稅了，這樣就結束了帝國主義的「蜜月」。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所有佔領滿洲及其附帶的

一切費用，都是用公債來應付的。但在一九三七年，却不能不增加捐稅了。這一來就觸着了日本經濟的神經中樞，而對於整個領土擴張政策的明目張膽的批評也隨之而發生了。因為這使日本的對外貿易直接受到了危害，而日本與世界市場的關係已如此密切，它對近代工業基礎的依賴已如此深切，以致威脅對外貿易的，同時也威脅着全國的安定。

第一、無數的城市、無數的勞動者，無數銀行的信用，以及無數財產的價值，都與工廠生產事業連繫在一起，而這些工廠所生產出來的貨物有一大部分是必須輸往國外的。（因日本一般國民購買力薄弱，國內市場太狹小故也。）

第二，只有把對外貿易維持在現在的平面上，日本才能從國外獲得它所不可或缺的原料；隨着機器工業的發達，它對於原料的需求日益增加了。而且現在如果沒有原料，它的擴充軍備計劃就要陷于停頓。第三、通貨的安定也陷入了危

境。如上所說，日本不能不購買原料，而且它只能用輸出品來抵付。如果它的對外貿易減損稍大，它就不能不用現金來付款了。這事做不多久，就將損害國內的「元」價，促成通貨膨脹，而毀壞銀行、工業、與政府了。就是現在，入超也已經使日本的金準備降低了不少，以致政府不能不嚴厲地限制外匯與輸入，以維護通貨。

三

所以，對外貿易是日本的生命綫。

日本在世界市場上所佔的便宜只有一種——價格低廉。有幾種出品，它能賣得比其他的任何工業國都更便宜，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生產成本比較低廉。這與其他各國的生產成本相差很遠，所以即使築有關稅壁壘，它也能賣得比他們更便宜。不過現在，這種相差的程度已在逐漸減少了，因為各國正在不住地增

高其關稅壁壘，以阻止日本貨物的輸入，因而日本商務進步的曲綫，已停止上昇了，也許已達到了它的最高點。同時，日本人自己創造的種種情形，也在減削他們在生產成本上所佔的便宜，最後將使它完全消滅。捐稅增加後，直接都將使物價增高。這些捐稅不能取之於勞工成本，因日本的工資本來已在最低限度，而新稅又是加在一般消費品上的，故生活費用必然將增高。自本年初以來，生活費用就在不住地增高，以致爲避免罷工計，不能不增加工資。總之，捐稅在生產過程各階級上所加的額外費用，以及日本不能不從國外輸入的原料在世界市場上的漲價，都使日本的輸出品售價不能不增高，因而削弱了它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

日的對外貿易如一旦減少，就將發生一連串的後果，自失業起直到通貨膨脹——利潤降低，因而捐稅收入就減少，因而就增高捐稅以補收入之不足，於

是貿易減少，利潤更降低，收入更減少，捐稅更增加。但若要應付政府的日益增加的支出，對外貿易不但不能減少，且須增加。每一個日本當局都承認現在並無減輕捐稅或「赤字公債」發行額的希望。反之，預算必須增加，公債發行額至少須維持在現在的平面上，捐稅也必須增加。日本已開動了一輛它無力使其停止的火車！

同時，社會的失調也更其嚴重了。一面方面被逼得不能不將工資維持在最低限度上，一方面生活費用又必然地日益增高，夾在這中間的都市人民正在被擠到僅足維持生存的狹窄中去。農村人民日益深沉地陷入了永遠的，不可藥救的破產地位，為求生存，就不得不將其年幼的子女們——尤其是女兒——送到有工廠的城市中去，作廉價的勞工，因而使勞動市場降到了工業時代以前的，近乎中世紀的水準上，任何社會救濟的希望，都不能不在軍部的需求之前退避三

舍而置之腦後。因為都市人民與農村人民都降到了僅足維持生存的生活水準上，故日本貨物的購買者不能不求之於國外了——但這種外貿易，爲了上面說過的種種原因，更將日益難以維持；而沒有這種對外貿易，都市人民與農村人民的命運又將變成更其悲慘。日本的整個社會就在這沒有一條出路的圈子裏團團轉。

N. Peller 著 白石譯

中國抗戰的前途

我們大概還記得一九三三年和馬萊爵士一同到上海來的這位古久列氏罷。他是法國著名的記者，文士，演說家，曾經做過共產黨議員，現在担任着「人道報」的編輯。他對於中國是一向抱着無限的同情的。在一九三五年，他曾和小說家馬爾洛（人類的條件的作者）等組織「中國之友社」，刊行「中國新聞」，在歐洲替中國作有力的宣傳。最近在「人道報」發表了這篇短論，對於日本之侵略我國，暴露無餘，雖則因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比較早一點（八月十八日），未及預料到以後的種種變化，但他所包含的真理是不變的。不幸的是，據哈瓦斯社消息，他於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一日逝世，我們痛失了一個正義的友人。——編者

日本對於中國的萬惡的侵略，遇到了東京所萬萬想不到的抵抗。

許多年以來我們英勇的中國同志所不倦地呼籲的民族精神，統一精神，在這迷途侵略者之前，突然像一道現代的新萬里長城似地聳立了起來。

四年之前，當我旅行到上海的時候，我已經能夠看見這個廣大的運動了。

……這個運動終於鍛鍊出了中國民族的統一。

而現在，當日本帝國主義以爲祇會遇到一個爲自己的首領所賣，而低頭於槍彈之前的苦力的民族的時候，却不意碰到了英勇武裝的大衆。這大衆是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麼，自己的目標是在那裏的；他們的英勇可以和那著名的十九路軍比並。

。 驕傲的日本軍艦在吳淞口中彈起火。龐然自大的旗艦「出雲」號被中國擊損。

日本領事館被炸燬了，而虹口公園附近的聲勢洶洶的海軍陸戰隊司令部，也被乘勝而進的中國軍隊所團團圍住了。

在華北，「皇軍」被中國軍隊所攔住了，想以雨水的藉口來遮掩他們的失

敗。

因此，爲了東京決定的速戰沒有成功，日本人便想靠着其他帝國主義強國的同謀，叫他們再承認一次那破壞中國統一的日本在遠東的警衛權，而這樣地強使中國服從日本的意志。

我們應該說，現在中國的那些列强的代表，便好像事事都給人這樣的印像

巴黎的「時報」又很泰然地寫着：「我們應該希望東京的內閣認真地實踐諾言，希望日本當軸」採取一切適當的方法保全列强在華的利益」，因爲祇在這個條件之下，全般秩序的糾紛纔能避免了。」

換一句話說，人們是直接邀請日本担任起那把中國殖民地化的責任，叫牠做列强的一個雇員了！

當我們認識了那使人欽佩的中國民族，牠的文化，牠的勇敢，以及牠幾百年以來從日本和帝國主義列強那裏受到的海盜行爲的時候，當我們知道在黷武的日本的後面，聳立着那慫恿牠這樣做的第三帝國的影子的時候，我們便祇能歡呼中國的覺醒了。在一致抗戰之中，中國是能夠攔住那遠東大戰的諸煽動者的。

無疑，那困苦至於極點的日本民衆，是不會跟從他們的當軸去作這種侵略行爲的……在日本，勞苦大眾怒吼着。

我們希望中國的民衆和日本的民衆攜手起來吧。爲要幫助他們攜手起見，我們希望國際勞動者的行動一致給與他們一個有力的支撐吧！

P.V. Couvurier 著 戴望舒譯

被包圍的日

版權
所有

編譯者 楊寶琛

出版者 戰時讀物編譯社

發行者 戰時讀物編譯分社

經售處

上海四馬路二五四號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一二號
廣州 羣力書店
重慶 華中圖書公司
長沙 明明書店
宜昌 新生圖書公司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實價每冊二角

封 底